

陸宣公集七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二十

平定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汪梧鳳在湘

方矩晞原叅訂

奏議

謝密旨因論所宜事狀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

通鑑音注唐自德宗以後羣臣

乞對延英率於延英門請對會要曰元和十五年詔於西上閣門西廊內開便門以通宰臣自閣中赴延英路

宋申錫之得罪也詔諸宰相自中書入對延英緣有諸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

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是

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封進

來卿又頻與苗粲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

即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通鑑本注寶應間連有國憂晉卿攝冢宰曾

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唐書苗晉卿傳晉卿十子發丕

堅粲垂向昌稷望成通鑑本注晉意甚不善緣非諸子

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

意苗粲兄弟並改與在外閑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  
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  
無以加此士感知已尚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  
於彌綸庶績督課羣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  
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奇崛之効惟當輸罄忠  
節匡補聖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  
臣必不回罔然貞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志而不易者  
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薦人頻於街衢披  
訴既是准制許集理合量才受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

伏慮事轉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情於忖量推理輒發以  
 趨憶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  
 忌輕瀆宸嚴陛下特宥愆愚曲加獎導寵遇踰等恩私  
 倍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說文叨貪也後漢盧植傳橫叨天功以為己力偶有  
 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  
 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  
 無偏所謂三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  
 也如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  
 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

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

者臣所奏事惟有趙璟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

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通鑑音注膂力舉翻字林膂脊骨也人之一身

思慮之所以運者心腰背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

私之德且傷不吝之名書改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

諮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意

何由通啟沃既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廢

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粲少以門子左傳鄭六卿及大夫門子

皆從鄭伯注門子卿之適子將代父當門早登朝班歷

者也風俗通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

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有加恪

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

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

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人在於獎一

善使天下之為善者勸罪一惡使天下之為惡者懲南

子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是以爵南

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禮記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刑人南

法也周則天子特假祖廟而拜授之刑人於市亦殷惟

法謂貴賤皆刑於市周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也惟

恐眾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

疑議受賞安之無忤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

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

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

後漢龐參傳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

曲貸

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啟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

之道行此柄一虧爲害滋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

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

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

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

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



之流然于稱毀之言不可不辨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非罪則合隨手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才則失序謂之刑罰則無名徒使粲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宜夫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亂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跡

其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

聽苛慝不作左傳苛慝不作教化以興晉卿起自文儒致

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為三朝所推唐書苗晉卿傳

然練達事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議者比漢胡廣當

諒闇之辰禮記喪服四制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鄭注諒

也儀禮翦屏柱楹所謂梁闇是也書攝冢宰之任唐書

卿傳元宗崩肅宗疾甚召晉卿攝冢宰固讓之曰大行

遺詔皇帝三日聽政稽祖宗故事則無冢宰之文奉遺

詔則宜聽朝惟陛下順變以幸萬國帝不聽後數日代

宗立復詔攝冢宰固辭乃免通鑑音注唐中世以來天子崩置攝冢宰倣古者百官總已聽是將備禮豈足擅

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狂險猶應不爲  
 矧伊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  
 之以情既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  
 又自陛下御極以來粲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爲  
 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粲兄弟構成  
 誹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公之聖

不免流言

書疏孔穎達曰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即放也

霍光之忠

不免告訐向非成王覺悟昭帝保明

前漢霍光傳蓋主上官桀安及桑宏

羊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煙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一留二

十年不濟還乃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授  
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  
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宏羊當與諸大  
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  
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  
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  
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曰將軍  
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  
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則二主之德美  
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則二主之德美  
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辨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  
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蠲  
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羣臣庶免於戾豈惟苗氏一族存  
歟幸賴而已乎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

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

財物至如鞭靴之類釋名韠本胡服趙武靈王所作靴與韠同受亦無妨者

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况臣性

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愼

勉修廉隅者蓋由負載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

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更

啟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左傳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注

焚斃也服云焚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

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慎太過斯為皇明弊

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恠之輩

離騷衆皆競進以貪婪注

愛財曰貪愛食曰婪婪與恠通左傳貪婪無厭注方言殺人而取其財曰婪

務

逞無厭之求

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

流苞苴微賄

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箠筭問遺也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疏苞者

人者注問猶

以草苞裹苴者以草籍器貯物孔叢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詩箋以木實相遺者必苞苴之苟或

違道且猶知慚况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

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為事既乖

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觖望彌甚為

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立制監臨受賄盈尺

有刑通典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

加一等三十疋加役流無祿者各減一等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一疋

絞不枉法者四十疋加役流諸監臨之官受所監臨財

物者一尺笞四十一疋加一等四疋徒一年八疋加一

等五十疋流二千里與者減五等罪止杖一百乞取者

加一等強乞取者准枉法論陛下每發德音敷宥下土大辟之屬皆

蒙滌除惟於犯賊往往不赦顧炎武曰知錄漢時賊罪

唐時賊罪多於朝堂決殺其特有者乃長流嶺南睿宗

太極元年四月制官典主司枉法賊一匹已上並先決

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每曰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

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官

與犯賊不在此限豈不以貪饕為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

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通鑑本注風化之

首謂宰相者風化

之所  
自出  
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

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辟若上爲之

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

者則以爲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

公受其賄是亦無恥而不恕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

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

禮  
衣  
緇

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

長寮案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

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



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斁生人天下常屯百萬

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

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覩昇平之化

兔園冊注堯時三年耕餘一年

之食謂之昇平九年耕餘三年之食謂之登平二十年耕餘七年之食謂之太平

惠恤之恩凡

四十九年矣薦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

隱忸怩憫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

之甿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為鞭靴之類受亦無妨

若使天下納賂惟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

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

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  
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  
避汚行助我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  
知此道不唯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

普澄其源宏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

左傳子罕曰我

以不貪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

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道衰

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辨以貨賄之多少為課績之重

暨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

忍行刻剝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或稱才智此謂賞  
 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歛上求賄則下肆侵蝕  
 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效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  
 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罰懲此又廉恥之道  
 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  
 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  
 黻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  
 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

老子道德經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

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

通鑑本注  
謂既受其

私饋則難以絕其私謁

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

後漢周紆傳涓流雖寡浸成江

河毫末既差邛山聚斲

莊子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邛山也則差數觀矣

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常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

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

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為安身保位之謀不

得不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

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

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

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

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

以通物情絜矩不得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耳目

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

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

無黷貨之人左傳行李之往來杜注行李使人孔疏引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理吏也小行

人也孔晁注國語適臣無受賂之事通鑑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不

禁其求取嘗遣中使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

以為輕我命如懼遽以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遺

無所忌憚宰相嘗貯錢於閣中每賜物宣一旨無徒  
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  
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  
僕馬及繚七匹黃茗二百斤上聞之怒杖光超六十

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漕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四方風動幾致清平

兩都賦序臣竊見海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內清平朝廷無事

否至化未凝洎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

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通鑑貞元四年二月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

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勅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又初上以奉天窘

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畱常賦或增斂百

姓或減刻利祿或販鬻蔬果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

往徃私自入所進纔什一二

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

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

登富壽

家語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

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實用

心熟而議者反以納賄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

上行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

者不任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

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

春秋傳曰在上位者洗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

左傳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一以待之言私曲之不可以

蒞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

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

而不敢易紀律左傳桓二年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

滅哀伯語

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

聚於公室則諸侯貳左傳襄二十四年子言貪欲之不

產語杜注貳離也

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

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

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

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

薄其贄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於朝廷行

於郡國廉恥之風漸廣浸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



斯又郡國旣又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浸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禮郊特牲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况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

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爲虞意懇詞繁伏用慚悚謹奏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唐書劉元佐傳士寧忍暴嘗手殺人杯案間又強丞

父諸妾逼吏民妻女亂之或羸而觀每畋獵數日乃還其下厭苦不服大將李萬榮者故與元佐同里相善寬厚得士心士寧忌之奪其兵使攝州事嘗引衆二萬畋城南未還萬榮晨入府召所留親兵告曰天子有詔召大夫俾我代節度人賜錢三萬士皆拜於是分兵閉諸門使告士寧曰詔書召大天宜速去不然事急且傳首以獻士寧知衆不與將五百騎出奔次中牟亡者已半至東都惟僮妾數十人從之既至京師詔就第禁出入

右希顏奉宣聖旨適得李榮奏劉士寧因出遊獵三軍

將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赴朝廷萬榮安撫軍州

今已寧帖卿等宜知悉者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  
久盈聖情愛人久爲含忍親離衆叛自取奔亡不勞師  
徒克靖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間地當要  
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則強失其人則危  
則弱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總軍且非朝旨此亦  
安危強弱之機也陛下審之慎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  
所奉之將妄陳體勢輒欲徼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爲此  
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乏經通與之籌量鮮不  
撓敗今軍州既定足得安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

更淹旬日徐察事情見情而後圖之則與免有差失候  
至來日續更面陳謹先狀以聞謹奏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萬榮安撫有功聞亦忠義甚得衆心

若更淹遲却恐事不穩便今商量除一親王充節度使

通鑑音注唐制有節度大使副大使節度使其親王領

節度大使而不出閣則在鎮知節度者為副大使其異

姓為節度使者有節度副使至後唐開成二年七月勅

項因本朝親王遙領方鎮其在鎮者遂云副大使知節

度事但年代已深相沿未改今天下侯伯且令萬榮知

並正節旄其未落副大使者只重節度使

留後文獻通考唐中世以後節度其節度制便從內出

使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十四

續通典唐故事白麻皆內庭代言命輔臣除節將恤災  
 患討不庭則用之宰臣於正衙受付若命相之書則通  
 事舍人承旨皆宣讀訖始下有司翰林志凡赦書德音  
 立后建儲行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日並使白麻  
 紙不使印雙日起草候閣門鑰入而後進呈至隻日並  
 寮並班於宣政殿樞密使引按自東上閣門出若拜免  
 宰相即便付通事舍人餘付中書門下並通事舍人宣  
 示若機務急速亦雙日甚速者雖休暇亦追班宣示謹  
 按唐除受制書皆出於中書皆宣署申覆然後萬榮須  
 行此云從內出者從內庭出不經中書宣覆也

與改官卿等即商量進來者臣性極懦頑藝識空乏辱

當獎任待罪宰司事關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力諒

匪克堪而經武伐謀左傳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始

次伐交其次伐整軍而經武乎孫子上兵伐謀其  
 兵其下攻城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

濟否山材勢如器焉惟在所置置之險地則覆置之夷

地則平

前漢賈誼傳夫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

材如負焉唯在所

授授踰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微

劣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處有巨力而加重負猶懼蹶

跌之不虞擇安地而寘大器尚慮傾覆之難備焉有委

非所任置非所安而望其不顛不危固亦難矣劉士寧

寤兇極暴衆所不容李萬榮因人之心閉城拒逐爲國

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請擇節將今所陳奏頗

涉張皇但露徼求之情殊無退遜之禮據茲鄙躁殊異

純良又聞本是滑人

通鑑本注劉元佐滑州匡城人萬榮與同里相善

偏厚當

州將士

通鑑本注當州猶言本州謂滑州也

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

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

通鑑本注頗偏也

亦非將才且邀君而

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犯此二者而加

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謂犯上敗謂僨軍俱為

厲階莫見其可今雖遽加寵命務饜貪求曲示保持與

消兇慝然其所行不遜所得無名縱之則反側而益疑

奪之則缺望而肆惡夫善始而克終者猶寡况始於不

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又緣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

居人上恒恐見圖必於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覺

通鑑音注

校猶部隊也立軍之法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伍五人為列列有頭二列為六十人有長立六子五六為隊五十人有頭二隊為官官百人立長二官為曲曲二百人立侯二曲為部部四百人立司馬二部為校二百人立尉二校為裨裨將千六百人立將軍二裨將軍三千二百人有將軍副將軍上下猜貳

何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亦必喪師蹙境所以承前方  
鎮之任選建才德而不副所委者則有矣其不由才德  
而授終能殿邦固節者未之有也是猶置器欲安而不  
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才處非所宜不  
貶何待陛下若謂臣說體迂濶有異軍機引喻乖疎不



同事實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成敗之跡皆陛下之

所經見者以為殷鑒惟陛下覽而察之往者田神功

實實田神功

作鎮河南

謹按此河南總言河南道一統志河南古豫州地漢制豫州刺史察

穎川河南等郡而不常所治唐開元中置都畿河南河

北三道採訪處置使而都畿道治東都河南道治陳留

河北道治衛郡領汴宋徐泗兗鄆曹濮八州之地

唐書方鎮表置河南節度使治汴州領州八汴宋曹徐穎兗鄆濮大

歷四年河南節度增領泗州以穎州隸澤潞節度文獻

通考徐州春秋為宋地後屬楚謂之西楚後魏置徐州

通鑑音注泗州晉宋宿豫之地後魏置南徐州周大象二年改泗州兗周隨之魯郡禹貢之兗州東南據濟西

北距河封域廣矣至唐始專以魯郡為兗州曹州漢濟

陰國後魏置西兗州後周改曹州取古國名也濮州漢

東郡甄城縣地後魏置濮陽郡隋為濮州汴宋注見制

誥八卷 鄆注 見制誥七卷

兵食兼足職貢備修左肅青齊右弭滑魏

南控淮瀾北輔滎漣

禹貢疏漣水出河南南穀城縣潛亭北今河南南府河南縣西北有古穀

城其北山實漣水所出至偃師縣入洛

殷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得

可安之地付授得可濟之才其為利宜斯謂大矣及神

功入覲遘厲不還

唐書田神功傳神功既寢疾八年自力入朝卒代宗為撤樂贈司徒詔其

弟曹州刺史神玉知汴州留事

先皇帝示眷悼之優崇貪因循之便易

知神玉才不勝任排眾議而竟授之既而維御無方經

略失制權歸豪將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內叛外破

通鑑汴守

都虞侯李靈曜

殺兵馬使孟鑒北田承嗣為援詔以靈

驍為濮州刺史

不受遂以為汴宋留後靈曜益驕恣悉

以其黨為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委三軍  
詔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河陽三城馬燧討之

於暴帥陷五郡於匪人通鑑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

驩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轉輸所經塗路  
已有又得徐兗鄆曹濮五州因從治軍

亟阻通鑑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礮渦口運路皆絕綱目集覽甬礮淮泗地名也屬州甬通作浦李泌曰

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礮為咽喉渦口在濠州鍾離縣西九十里渦水受淮揚扶溝縣浪蕩渠東入淮此

由制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躓之才其為敗傷亦已

甚矣近者劉元佐驅攘巨滑底復大梁即鎮於茲幾將

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唐書劉元佐傳元佐性豪縱輕財好厚賞

故下畢力竭誠以揚丕烈然尚號令出已部屬畏威緝

修戎旅振耀聲勢遠邇談矚且為完軍制持東方猶有

所倚及元佐殂沒朝廷命吳溲代之士寧兇頑轍敢毗

睚張衡西京賦睚毗善曰廣雅曰睚裂也說素

非得衆且甚不才緩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制馭指顧

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唐書劉元佐傳元佐死

隱踰三日乃發喪使至帝問所欲立曰陝虢觀察使吳

湊可乎監軍孟介行軍盧瑗以為便乃拜溲為節度使

至汜水元佐樞將遷士請具禮瑗不許衆皆怒陵晨甲

而謀起元佐子士寧於喪使坐重榻墨其衣尊為后後

殺大將曹金岸沒儀令李邁醢之唯瑗介獲兇士寧乃

出貯財分勞吏士介以聞帝召宰相計議竇參曰汴人

挾李納以邀命若不許勢且合不可解

遂以士寧為左金吾衛將軍嗣節度

適使姦徒得計

翁屯集

卷之二十八

庸豎作狂但使醜厲之詞豈懷任置之惠運路幾絕生

人重殘殷然垣翰之軍詩大師維垣太宗維翰注垣牆也翰幹也鞠為汙染

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又授萬榮

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為非

據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通鑑本注

邀求也非所當求而求之為苟邀也允從也非所當從而從之為苟允下以不順求之上以不誠應之其勢必

至於與其圖之於滋蔓左傳毋使滋蔓蔓難圖也不若絕之於萌芽

前漢李尋傳誅放佞人防絕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固非英主御天下

長算遠慮之計也且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

令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絕窺覷之心聖人所以興敬

讓而服暴強禮達而分定故也

禮記禮達而分定

假使士寧爲

將慢上虐人萬榮懷奉國之誠臬嫉惡之性棄而違之  
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帥而篡其位則不可焉  
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  
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  
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侯誰  
不解體得一夫而喪羣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一夫猶  
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日所逐士寧蓋起於倉

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况又待之  
不一撫之不均黨助萬榮其能立有幾仍各計度於成敗  
之勢迴違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今所以未  
卽變者皆爲萬榮所誘許其賞給財貨且相服從以候  
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爲軍  
旅所愛信者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  
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衆  
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助亂更將何求揆其大情理必  
寧息萬榮縱欲跋扈

綱目集覽跋扈猶強梁也顏師古曰扈竹離也水居者於水未至先

作竹籬候魚之入水退小魚獨留大跳跋籬扈而出故  
言跋扈也詩皇矣無然畔援箋云畔援猶跋扈也疏云  
凶橫白恣跋人之貌勢何能為三軍既自離心列城又不為援緣

其迫逐主將諸道必復憎嫌邇無所親遠無所與不勞  
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為虞而欲受其邀致臣雖辱  
怯竊有未安昨因希顏宣旨却迴已與趙憬等同附口  
奏展轉申吐慮多闕遺臣更通夕詳思恐亦無易於此  
不勝拳拳愚懇謹復密啟以聞如蒙聖恩察納臣即與  
趙憬等商量應須處置事宜具作條件聞奏倘後事有

愆素

左傳不愆於素杜預注云不過素所慮也

臣請受敗撓之罪謹奏

通鑑上不



從壬戌以通王謙為宣武節度大使以萬榮為留後

論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京兆府先奏當管蟲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據數折納大

豆博雅大豆菽也通鑑音注折納謂抑民使折估其所無奉勅宜依度支續奏稱

據時估豌豆每斛七十價已上大豆每斗三十價已下

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望令據估計錢數折納則

異免損官司者求瘼救災國之令典左傳救災卹鄰道也求瘼在

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螟蛾為殃春秋莊十一年秋有

蛾杜注蛾短弧也陸德明音義本草謂之射工孔疏洪範五行傳曰蛾如蠶三足生於南越陸機毛詩義疏一

名射影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  
影即殺之故曰射影公羊傳蠶之猶言惑也 豌豆全

損檢覆若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  
府司折充數已爲尅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  
規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  
爲物入用甚微舊例所支唯充畜料準數廻給大豆諸  
司誰曰不然計價剩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  
望依前勅處分未審可否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度支奏緣當年稅草支用不充諸場和市所得又少所

以每至秋夏常有欠闕請令京兆府折今年秋稅和市  
草一千萬束便令人戶送入城輸納每束兼車腳與折  
錢二十五文既利貧人兼濟公用希顏奉宣進止宜依  
者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當改作草而  
詔當尚恐未孚動且非宜曷由無擾臣等每承睿旨常  
以百姓爲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而無述每年蓄聚  
芻藁所司素有恒規計料稅草不充卽便開場和市旣  
優價值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不勞擾陛下追想往年  
之事豈嘗有緣草不足上關宸慮者乎延齡欲銜已能

頗廢舊制苟收經費之用以資羸羨之功遂使儲備空  
虛支計遠落廐圉告闕頻煩聖聰去歲已然今夏尤甚  
此乃不遵舊制之過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檢

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

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柳宗元館驛使壁記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

至於渭南其驛六山堂考索館客舍也古者國野之道

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婁

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驛者置騎以備迎送也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

而已百姓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

徵一千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卽是一年之間併徵三年

稅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

藝左傳驕奢淫泆疏泆謂放恣無藝又布常無藝微叙無度注無藝無法度也其為騷怨理

在不疑甸服且然禹貢五百里甸服蔡注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

謂之甸服四方安仰假使時當豐稔家悉阜殷有草可輸有

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須淹歷歲時牛廢耕犁人妨播

殖東作既闕西成曷期况蒸黎之聞貧富不等收穫之

際豐耗靡均今忽併役車牛雇車傭必騰貴通鑑音注雇者以錢

若物酬其功庸不徒役其力也併徵稅草買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

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之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

謂均節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臣等又勘度支京兆比  
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束每  
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充稅今京畿諸  
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  
逼以百里爲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  
錢三千五百文卽是一束之草唯計般運已當三十有  
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  
徑以荆臆斟酌限爲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隳  
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倘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官自

置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賃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舍易而卽難棄利而從害臣誠瞻滯未見其宜伏望戒勅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前既有恒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凜慎妄作但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陛下若以軍廩之中馬畜漸衆度支所營業務纔可供給當年或慮水旱不虞別須蓄積爲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斂有方不宜科配致

擾若度支併市延齡必復辭難須有區分使之均濟望  
委京兆尹勾當別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儲備其所和  
市並隨要便官自置場每場貯錢旋付價值時估之外  
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遣道路遮  
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其市草價值並於年支留府錢  
數內以給用不盡者充每市滿十萬束一度聞奏便以  
府司郵遞車牛并更雇脚相添轉徙場所般載送付苑  
中輸納

雍錄唐太極宮之北有內苑有禁苑太極宮居  
都城之北內苑又居宮北禁苑又居內苑之北

禁苑廣矣西面全包漢之都城東抵灞水其西南兩面  
繞出太極宮前與承天門相齊承天門之西排立三門



昔禁苑之門也曰光化曰芳林曰景耀六典曰禁苑在  
大內宮城之北臨渭水東距滄川西盡都城其周一百  
二十里如蒙聖恩允許臣卽依此宣行旣免擾人又不增  
費以資儲蓄足禦凶災度支謹守恒規自亦不關常用  
臣等商度將爲合宜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二十一

平定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汪梧鳳在湘

方矩晞原叅訂

奏議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右兵之所屯食最爲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

之由多因餽餉不足臣以任當體國

周禮體國經野以為民極職合

分憂奏減河運脚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

屬頻歲順成二年之間沿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

八十餘萬石準元勅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

知巡院官同勾當檢納

謹按唐諸道各置知院官胡三省曰知院官掌諸道巡院者也

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守乏絕及不承別勅處分

並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卽却填則是

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為急難之備永無懸

絕是固軍情去歲版築

五原

唐書地理志鹽州五原郡屬關內道通鑑綱目初鹽

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障此番常阻絕靈武侵擾廊坊詔發兵城鹽州又詔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番以分其勢戍之二旬而畢命節度使杜彥光戍之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獲安大興師旅所司素

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齎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辦集

事過之後准勅合填迨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鎮軍

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

以充將士月糧既務廢隳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

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植楊為喻韓子夫楊橫樹之即

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即無生

揚矣夫以十人之眾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能去之易也能不為之歎惜哉况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

狄爲患可不爲虞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令益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倘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意謹冒昧以聞謹奏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册府元龜貞元八年  
中書侍郎陸贄知政事以河隴陷番

已來西北邊嘗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皆河南江淮諸鎮之軍也更番往來疲於戎役贄以中原之兵不習邊事及捍虜戰賊動多敗屺又苦邊將名目太多諸軍統制不一緩急無以應敵乃上疏論其事帝極深嘉納優詔褒美之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

史記陳丞相世

家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不揆闇劣屢

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歛灋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餘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恒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

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

抵尊即叙者則曰非德無以服要荒曾不知威不立則

德不能馴也書西戎即叙孔安國曰言荒服之外流沙

言就而叙之國語蠻夷要服戎狄荒服常昭注要

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荒者言荒忽無常者也樂武

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晉書北狄傳論蹈仁義者

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

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史記劉敬傳

歸是時冒頓為單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

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

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于

孫為臣耳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

漢適女送厚竊夷必慕以為閔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  
于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韓士風諭  
以禮節胃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  
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高帝曰善取家人子名為長公  
主妻單于使劉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  
敬往結和親約

寇讐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

能有也顧炎武曰知錄并田始廢車變為騎於是寇鈔

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泰山記泰山  
西有長城緣河徑泰山一千餘里至瑯邪臺入海此齊  
之長城也史記秦本紀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  
郡竹書紀年惠成王十二年龍賈帥師築長城於西邊  
此魏之長城也後漢志河南郡卷有長城經陽武到密  
此韓之長城也水經注盛宏之云棗東界有故城始雙  
縣東至瀕水達泚陽南北數百里號為方城一謂之長  
城此楚之長城也趙世家成侯六年中山築長城又言



蕭侯十七年築長城則趙與中山亦有長城矣以此言  
 之中國多有長城也其在北邊者史記匈奴傳秦宣太  
 后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  
 拒胡此秦之長城也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  
 陽此魏之長城也匈奴傳又言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  
 煩築長城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雁門  
 代郡此趙之長城也燕將秦開襲破東胡東胡却千餘  
 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  
 西遼東郡以拒胡此燕之長城也秦滅六國而始皇帝  
 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  
 四十四縣城臨河通直道因邊山險澗谿谷起臨洮至  
 遼東萬餘里此秦并天下之後所築之長城也自此以  
 後則漢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取河南  
 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魏明元帝泰常八  
 年三月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  
 二千餘里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五月發司幽定冀四  
 州十萬人築城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袤皆千里北  
 齊文宣帝天保三年十月起長城自黃儲嶺北至社干

成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六年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  
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八年於長城內築  
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統成凡四百餘里周宣帝  
大象元年六月發山東諸州民修長城立亭障西自雁  
門東至碣石隋文帝開皇五年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  
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拒黃河西至綏州南至  
勃出嶺綿歷七百里六年二月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  
萬於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此又後史所載  
築長城之事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邊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  
伐西戎又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邊之不能勝驅之  
薄伐微猶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  
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  
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

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

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叙戎而聖化

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攘詩天子

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於襄注襄除也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注見前漢武

討匈奴而貽悔前漢西域傳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

平海內虛耗正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

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宏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

輪臺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

頃以上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蓄積為本

業益懇漑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上乃下詔

深陳既往之悔曰迺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

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

朕不忍聞當今務在集芻粟止厝賦力本農修馬復令

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山是不復出軍而封承  
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太宗征

突厥而致安

漢書音義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日玁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世居金山工於鉄作

金山狀如兜鍪其俗呼兜鍪為突厥因為國號唐書突厥傳頡利得華士趙德言委信之稍專國又委政諸胡

斥遠宗族不用與師歲入邊下不堪苦明年部屬薛延陀自稱可汗以使來詔兵部尚書李靖擊虜馬邑頡利

走九侯斤以眾降拔野古僕骨同羅諸部習奚渠長皆來朝於是詔并州都督李世勣出通漠道李靖出定襄

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靈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衛孝節出恒安道營州都督

薛萬淑出暢武道凡六總管師十餘萬皆授靖節度以討之四年正月靖進屯惡陽嶺夜襲頡利頡利驚退牙

磧口大會康蘇密等以隋蕭皇后楊正道降頡利窘走保鐵山兵猶數萬令執失思力來陽為哀言謝罪請內

屬帝詔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等持節慰撫靖知儉在虜所虜必安乃襲擊之盡獲其眾頡利得千里馬獨

車列  
奔沙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禽之  
沙鉢羅設蘇尼失以眾降其國遂亡  
文景約和親而不

能弭患於當年

史記匈奴列傳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

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說不欲行漢疆使之中行  
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於是說日夜教單于  
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  
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  
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  
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  
以備胡寇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隔塞內月餘乃去漢  
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  
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  
復言和親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  
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  
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  
騎所殺略甚眾孝景帝立復與匈奴和親通關中給遺  
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卜入益邊無大寇

宣元宏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

前漢匈奴傳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

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

乃定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

堂入侍到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於利受入侍是歲

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

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

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

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

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

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

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又轉邊穀米糒

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郵支單于亦遣使奉

獻漢遇之甚厚元帝即位郵支單于自道遠又怨漢

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郵支殺

吉漢不知吉音問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簿責之甚急  
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  
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其後都護甘延

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呼韓邪單于且喜  
 且懼上書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  
 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  
 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  
 煌傳之  
 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  
 無窮

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  
 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  
 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  
 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鵬冠子行枉則禁反正則舍是故王者不殺降人  
 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  
 微而尚棄信忤盟茂恩肆誅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

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

書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其有

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  
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陷之以  
利以引其歡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  
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倘  
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不足以  
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

易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  
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



夏之即叙周之於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

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通典高祖三年

薛舉猶據隴右遣其將宗羅侯攻陷平涼郡北與頡利

結連高祖遣光祿卿宇文歆齎金帛以賂頡利歆說之

令與薛舉絕初隋五原太守張長遜因亂以其所部五

城隸于突厥歆又說頡利遣長遜入朝以五原地歸於

我頡利並從之因發突厥兵及長遜之眾並會於太宗

軍所頡利承父兄之資兵為強盛有憑陵中夏之志高

祖以中原初定未遑外略每優容之賜皆順其時而不

與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悖傲求請無厭皆順其時而不

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

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即序之方則見侮而

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

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  
務翦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  
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  
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  
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  
人肆慾則必蹙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  
理之所壹也國家以祿山構亂肅宗中興微邊備以靖  
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

通鑑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護府開元中

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廷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爲戍卒繒帛爲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蓄

牛馬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兵精銳者皆徵  
發入援謂之行營留兵單弱數年之鬪胡虜競蠶食自  
鳳翔以西邠州以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回紇矜功  
北皆為左袵矣

憑陵亦甚

通鑑肅宗至德二載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  
縱兵大掠父老盡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

紇乃止寶應元年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修舊好

且徵兵討史朝義制以雍王適為天下兵馬元帥以葉

子昂魏瑒為左右廂兵馬使韋少華李進為行軍司馬

會諸道節度及回紇於陝州適至陝州回紇屯河北適

與僚屬往見之可汗責適不拜舞葉子昂對以禮不當

然回紇將軍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于雍

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引子昂等各鞭一百遣適歸營

瑒少華遂死代宗大歷七年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採

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

上遣中使諭之乃止其後屢出殺人上皆不問十三年

回紇入寇太原留後鮑防逆戰敗回回縱兵大掠代州

都督歸光波擊破之丁羊武谷乃引去上亦不問待之

初如中國不遑振旅書功師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

遺疇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通鑑自乾元以來歲求和而每

一馬易四十一縑動呈數萬匹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

志復又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

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

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

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

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

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管子無委致圍城

脆致衝注脆不堅

也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項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倘或撓敗適所以啟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死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逐水草爲邑居以射獵

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

史記匈奴傳匈奴其

先祖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兒能騎羊引弓射

鳥鼠少長則射狐兔川為食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

弓矢短兵則刀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差遁走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

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

禮記孟冬之月天子乃命

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

周禮冬官鄭注八尺

曰尋倍尋曰常禽經云雉上無尋鸚上無常雉上有丈鸚上有赤上言飛而上也雉之上不能尋鸚之上不能

常鸚雉子也倍尋曰常雉上能丈故計丈曰雉左傳都城百雉是也鸚之上能赤赤古與尺通以此為

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

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  
 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  
 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  
 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  
 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  
 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為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  
 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  
 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

疆守要害壅蹊隧

綱目集覽 險處開通行道也

深 壘軍營謹禁防

明斥堠

前漢李廣傳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顛舍人人自便不擊刀斗自衛然亦遠斥堠未嘗遇

害

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

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

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

左傳亟肄以罷之多方以悞之注聲東擊西使之迷

悞

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

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

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敵之所

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

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



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

曲禮進戈者前其鑄注銳底日鑄楊

于泰阿倒持

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封守未固寇戎未懲

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

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

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

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

通鑑

本注自措置以下所謂六失也

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

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

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川復異川之於救急則權

以紆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  
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  
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  
物理所恆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  
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  
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謹按唐有鎮兵  
即鎮守之兵也  
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  
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  
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

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  
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  
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  
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  
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  
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  
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  
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川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  
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

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日與豺豹為鄰伍以戰鬪

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

前漢賈誼傳斥候望烽燧不得

卧將吏被甲冑而睡注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唐

六典烽候所置大率三十里若有山岡隔絕須逐便安

置得相望見不必要限三十里其逼邊境者築城而置

之每烽置帥副各一人其放烽有一炬兩炬三炬四炬

隨賊多

少為差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是

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

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

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

通鑑音注時吐番連和西邊無警而河南

北諸鎮連兵拒命關東騷然故抽兵以戍關東也

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

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

嵇康詩臨文情辛酸

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

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與為用不亦疎乎矧又

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

史記汲黯傳渾邪率數萬之眾

來降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姑息如倩人

陳琳為曹洪與魏文帝書怪乃輕其家邱謂為倩人

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

前漢賈誼傳借父

擾鉏慮有德色

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

飼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之克斥

左傳寇盜克斥

注克滿斥見言其多

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瀆

通鑑音注布路

分路也。情志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

之衆臨難則投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

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唐書刑法志太

宗十四年詔流罪無遠近皆徙邊要州後犯者寔少十  
六年又徙死罪以實西州流者戍之以罪輕重爲更限

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

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

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前漢武帝時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

賚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  
市籍七後漢書明帝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

等勿笞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大學衍固非良算之可遵  
義補此秦漢以來謫有罪戍邊之始

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

左傳

疆場之事注場音亦穀梁傳隱元年聘弓鏃矢不出竟場疏謂之竟場者竟是疆界之名至此易主故謂之疆

也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

節將既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

左傳秦伯送衛于晉遂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

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刼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

及都府聞知

通典武德七年改大總管府為大都督府總管府為都督府

虜已剋獲

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

矣

通鑑本注此一失也

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

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山直權衡之

於重輕輓軌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說文銜馬勒口

中從金從行銜行馬者也徐曰馬銜所以制之行也一說馬轡也有銜曰勒無銜曰羈馭衆而不

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

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

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

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畫其爾典常作之師又不能施之

於將務相遵養通鑑本注遵率也言相率以養惡也周頌酌之詩曰遵養時晦毛氏注云遵率

養取晦昧也鄭氏箋云養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惡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



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

而不彰

宋書王僧達傳猶欲隱忍法為情屈

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

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眾先登者

左傳

穎考叔取鄭伯之旗登

取怨於士卒債軍蹙國者

孤以先登注率先鄭兵也

綱目集覽債音奮張晏曰債僵也謂軍不嚴整若僵仆

也蹙國猶言亡國也記射義篇責軍之將亡國之大夫

注責讀為債債猶覆敗也亡國亡君之國者也債不懷

又通作奔詩行葦篇注奔君之將奔音奮覆敗也

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

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為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已

而不求於人反罹困阨敗槁者行私而苟媚於眾例獲

優崇

綱目集覽  
擾也亂也

批

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

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

糧不足為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為解既相執證理合

辨明朝廷每為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含聲而靡

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慚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通鑑

本注此  
二失也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

其力屯集雖眾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

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

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

億之弊

通鑑本注

注重直用翻毛居正曰供餼疑有儲待億猶供餼也億度也料度其所須之物

隨多少而供之

以待其乏也閭井曰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

之資兼有司摧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

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

通鑑本注此三失也

今四夷之最強盛

為中國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

通鑑本注勝兵

謂人之才力堪

執兵以戰者也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

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

前漢馮奉世傳

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

羌戎弓矛之兵

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

魏志鄧艾傳上

下甲不堅完識迷鞞鈴藝乏趨敏

顏延之賦

相習五兵犀利

捷趨夫之敏  
手在趨健也

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能抗靜則中國憚

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

荀子桓文

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

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

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

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闔

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

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

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

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

廢為疋眾散為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

三公左傳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十羊九牧唐書魏元忠傳今州牧縣

吏員外置官古謂十羊九牧辛割剝自私人不聊生而欲令齋肅其可得乎開元

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

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文獻通考天寶初置

邊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統赤水大斗建康寧寇玉

門壘離豆盧新泉八軍張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涼肅

瓜沙會五州之境治涼州兵七萬三千人朔方節度捍

禦突厥統經略豐安定遠三軍三受降城安北單于二

都護府屯靈夏豐三州之境治靈州兵六萬四千七百

人隴右節度備禦吐蕃統臨洮河源白水安振威戎漠

門寧塞積石鎮西十軍殺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廓  
洮河之境治鄯州兵七萬五千人又節度使有以親王  
遙領者如開元十五年以慶王渾為涼州都督兼河西  
節度大使忠王俊為單于大都護朔方節度大使之類  
是也有以宰相遙領者如兵部尚書河西節度副大使  
知節度事蕭嵩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如故又李  
林甫遙領隴右節度楊國忠遙領劍南節度是也  
中興以來未遑外討僑隸四

### 鎮於安定

通鑑代宗大歷四年十二月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境兵屯邠寧力不能振而

郭于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  
于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  
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金帛助  
之諸將皆以為然徙璘為涇原節度使唐書地理志涇  
州本安定郡權附隴右於扶風唐書地理志鳳翔府扶

代宗廣德中羣盜徧南山五谷間詔抱玉討平即詔抱  
玉權鳳翔隴右節度大歷二年加山南西道副元帥兼

節度使屯整屋整屋屬鳳翔府方鎮表初隴右節度兵入屯秦州尋屯岐州及吐蕃陷隴右德宗置行秦州以刺史兼隴右經略使治普潤以鳳翔節度使領隴右支度營田觀察使所當西北兩蕃亦

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通鑑本注言西北兩蕃者以別奚契丹兩

蕃若開元天寶以西則吐蕃北則突厥中關東戍卒至與以來所謂兩蕃西則吐蕃北則回紇

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

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汙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

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通鑑大歷十四年郭子儀

以司徒中書令領河中尹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關內河東副元帥朔方節度關內支度鹽池六城水

運大使押蕃部及營田及河陽道觀察等使權任既重功名復大性寬大政令頗不肅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

久不決甲申詔尊于儀為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所領

副元帥諸使悉罷之以其裨將河東朔方都虞侯李懷

光為河中尹邠寧慶晉絳慈隰節度使以朔方留後兼

靈州長史常謙光為靈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遠天德

鹽夏豐等軍州節度使振武軍使渾瑊為單于大都護

東中二受降城振武鎮北殺銀麟勝等軍州節度使分

領其其餘鎮軍數且四十唐書兵志河東道朔方經略

任略橫寒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

新泉守捉一關內道赤水天斗白亭豆盧墨離建康寧

寇玉門伊吾天山軍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通鑑

十烏城等守捉十四通鑑

音注唐中出人出監方鎮軍品秩人得抗衡莫相稟屬通鑑

高者監軍使其下者為監軍監

本注史炤曰衡車上橫木抗衡謂兩相抗拒有若車衡

相抗也余謂衡所揆平首尾有所偏重則衡為低昂商

輕重者所必爭也抗衡者言無所低昂每俟邊書告急

而平視之也又稟稟令也稟必錦翻



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  
 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帖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為  
 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  
 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通鑑本注此四失也理  
 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  
 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  
 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  
 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  
 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缺望之弊蓋所謂日省月試儻

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  
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  
窮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  
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  
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  
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  
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絕斯甚  
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

策〔通鑑〕貞元四年夏四月更命殿前左右射生曰神威  
軍與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號曰十軍神策尤甚

多在京西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稟賜之饒綱目集覽稟賜

稟力錦反與廩同歐陽氏曰古者給遂有三倍之益唐書

人以食取之倉廩故因稱稟給稟賜防藥茗蔬醬之給

兵志時邊兵衣饒多不贍而戍卒屯防藥茗蔬醬之給

最厚諸將務為詭辭請遙隸神策軍稟賜遂贏舊三倍

繇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

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

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况乎矯佞行而稟賜厚

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為戎首則已  
可嘉禮記無為戎首注為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  
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

謂怨生於不均矣

通鑑本注此五失也

比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

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

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籍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

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

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財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

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

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

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

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

易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注職事順成爲臧逆爲

否音鄙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

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左傳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注貳不壹偷

苟且疏政出多門則其情不一情既不一則各懷苟且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

推轂而命之曰自闕以外將軍裁之史記馮唐傳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

也跪而推轂曰闕注郭門之闕也門中櫺曰闕正義曰闕音

苦本反謂門限也前漢書作闕又賜鈇鉞示令專斷綱目集覽鈇與斧通鈇大斧也諸侯

有大功則賜鈇鉞得專斷也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

命有所不受俱見司馬法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

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見敵成功者自頃邊

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鬪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強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

突迅如風颭

爾雅扶搖謂之焱郭璞注暴風從下上旋風也月令焱風暴雨注回風為焱本又作

飄

驛書上聞

通鑑本注驛傳遞馬

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

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

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為椎剽

綱目集覽

推剽索隱曰椎殺人而剽掠

嗇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

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

陳功告捷

通鑑音注魏晉以來每戰勝則書捷狀建之漆竿使天下皆知之謂之露布

其敗

喪則滅百而為一其摭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

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

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

通鑑本注此六失也

理兵而措置

乘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

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蝨賊

詩去其螟螣及其蝨賊爾

雅食苗心螟食葉騰食節賊食根蝨

軍旅之膏盲也

左傳成十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

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

也在盲之上膏之下

注盲膏也心下為膏蝨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漑膏育

不療而苟啗之以滑甘

周禮天官食醬調以滑甘疏木酸屬春火苦屬夏金辛屬秋水

鹹屬冬中央土味甘屬季夏於五行土為尊五味甘為上故甘總調四味滑者通利往來亦所以調和四味故

云調以滑甘

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



美禮運四體既正膚草充盈人之肥也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

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

節度使募少壯願往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

供衣糧通典開元二十一年於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

每歲經費衣賜則千二十萬疋段軍委關內河東諸軍

倉則百九十萬石大凡千二百十萬

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

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

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  
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

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殖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陪價務獎營田旣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條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

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為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  
 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  
 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揀良吏以為  
 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為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  
 宜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  
 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眾宏委任之道以宣其用縣賞  
 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  
 所易則八利可致謹按八利即指上理兵八句六失可除如是而戎  
 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前漢禮樂志文

帝時賈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宜定制度興禮樂然後  
諸侯軌道獄訟衰息注師古曰軌道言遵道猶車行之  
依軌也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  
有也以陛下之英聖人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爾寇之  
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  
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  
及明主當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  
擇謹奏

論

以世守之不以官守之不以人親其將則其恩非

官守之親守之親守之親守之親守之親守之親

古也唯口也唯平也唯為也唯存也唯其背天背國

存也唯以刑也唯其失聖人之心也唯其失門也

唯其失也唯其失也唯其失也唯其失也唯其失也

唯其失也唯其失也唯其失也唯其失也唯其失也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二十二

平定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汪梧鳳在湘

方矩晞原叅訂

奏議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三首

通鑑綱目贄以郊赦已近半年

而竄謫者尚未霽恩乃為三狀擬進

右竄謫之徒皆在遐僻或迫於衰暮顧景思還或困於

瘴癘

桂海虞衡志瘴者山嵐水毒與草莽沴氣鬱勃蒸熏之所為也邕州兩江水土尤惡一歲無時無瘴

春日青草瘴夏曰黃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  
八九月曰黃茅瘴土人以黃茅瘴為尤毒

翹心望徙

既關需澤許以量移企躍之情遠想可見若准所司舊

例須俟州府錄申盤勘檢尋動踰年歲上稽恤宥之旨

下虧慶賴之心

書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令

所司據承貞元六年恩赦檢勘已量移未量移官

通鑑音注

檢勘者謂考其功過察其假名承偽隱冒升降

及貞元六年恩後左降官等除

遷改亡殲之外具名術及貶謫事由年月速報中書門

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則便進擬不出歲內冀悉霑恩未審可否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又奏量移官狀

右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急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為程顧炎武日知錄後唐輿服志曰驛馬三十里一置是也唐制亦然其行或一日而馳十驛韓愈詩銜命山京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媿遲是也而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則又不止於十驛古人以誠以聖王之心務宏慶惠必迴翔於行罰而企躍於舒恩不加罰於典法之外



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與怨荷貸者咸思  
 自新所謂威之則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致  
 理則尊致和則愛為人父母必在兼行陛下德配上元  
 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謫之人並許量  
 移近處通鑑釋文移徙也謂得罪遠謫者遇赦則量徙近地臣等任叨輔翼禮記保也  
 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職在宣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  
 精一務欲均齊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分其左降  
 官內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可別具商量不拘常例  
 獎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人送名到者都比

擬量移及別追川分爲三狀前月十二日封進其流人

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訖餘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

赦書宣布

通典唐開元禮皇帝遣使詣諸州宣赦書其日本司設使次於州之大門外道南西向使

者至掌次者引就次以赦書置於案應集之官至州門  
外服朝服非朝服者公服本司設使者位於廳階間南  
向設刺史位於使者位南北面設應集之位於刺史之  
後文官在東武官在西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爲首  
又設門外位文官於門東西向武官於門西東向俱每  
等異位重行以北爲上本司錄州見囚集於州門之外  
北面西上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俱就門外位刺史朝服  
以出行叅軍引立於東南西向使者出次贊禮者引立  
於門西武官之前少北東向史二人對舉案立於使者  
西南俱東西立定行叅軍引刺史迎於大門外之南北  
面再拜行叅軍引刺史先入立於內門之東西面州官  
立於其後贊禮者引使者入門內而立持案者從之使

者詣階間就位南向立持案者立於使者西南東面行  
 參軍引刺史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以次入就位立定持  
 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赦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  
 稱有赦刺史以下皆再拜宣赦書訖又再拜舞蹈又再  
 拜本司釋囚行參軍引刺史進使者前北面受赦書退  
 復位贊禮者引使者出持案者從之俱復門外位行參  
 軍引刺史贊禮者引州官以次出復門外位刺史拜送  
 贊禮者引使者還於次行參軍引刺史入贊禮者引州  
 官還  
 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史及臺  
 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闕員睿旨精於選求至今常不  
 充備以肯掩德見非古人錄用棄瑕允歸聖造願廣含  
 宏之美庶增誘掖之途謹奉狀陳聞伏聽進止

又進量移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舊例左降宮每准恩赦量移不過三

百五百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及當

路州縣

通鑑本注當路州縣謂其地當入京之路者

事非穩便宜更商量伏

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

也夫位尊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

豐位尊而惠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

躬行盛禮渙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

移近處將合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

大矣竊料竄逐窮僻喜聞霈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飾行

裝計日而俟休命

書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荏苒淹息復經半年倘

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鄰近竊恐乖陛下垂憐之意虧

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

禮記口惠而實不至怨蓄及其身是故君

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

非所以揚洪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

格令左降官非元勅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卽申所司量

其舊資便與改叙縱或未有遷轉亦卽任其歸還逮於

開元末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却

迴或復冤訴遂奏左降官考滿未別改轉者且給俸料

不須卽停外示優矜實欲羈係從此已後遂爲恒規一

經貶官便同長往。廼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馴致忌剋之風，積成天寶之亂。展轉流弊，以至於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典者良以猜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譴之人，悉包樂禍之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而密網則習行林甫之弊法。儉邪爲蠹，乃至於斯。然則左降永絕於歸還，量移不離於僻遠。蓋是姦臣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

重責有淺深固非盡是回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人

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

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做則浸及威刑不勉則復加

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綱目集覽諸侯王表

左官之律韋昭以為左猶下也漢法地道尊右故謂貶秩為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叙人

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

貶黜便謂姦兇恒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

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

含悽貪亂或起於茲通鑑本注悽悲也痛也雖則何患能為亦足

感傷和氣謂非帝王開懷含垢之大體聖哲誘人遷善

之良圖也臣等昨所進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

尋舊例叅求折衷

史記孔子世家折中於夫子索隱曰離騷云令五帝以折中注王叔師云

折中正也宋均云折斷中當也猶兼務齊平大約所擬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

之官各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進於本

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關畿則但

易以大州增其常秩所冀人皆受賜施不失平上副洪

恩

荀勗詩洪恩普賜慶及羣臣

下塞延望纔將得所殊匪為優今若

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



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

通鑑本注離力智翻風土之同道而獨甚惡者如廣

府統廣韶端康封岡新樂瀧實義雷春高循潮等州而春循新瘴氣特重於諸州是也

徒有徙家

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

少無官驛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瀕計其

遠邇之差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常路復不

近兵則恐類例失倫措置偏併示人疑慮體又非宏幸

希聖聰更賜裁審其擬官狀並未敢改革謹重封進伏

聽進止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叙狀

通鑑綱目上性猜忌不委

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收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贊諫云云

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闡恭已無爲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惟側席求思而已

後漢逸民傳光武側席幽人

乃復引

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

詩序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

斲惟施丹蘄

書若作梓材既勤樸斲其塗丹蘄注蘄采色之名

禮著造士

王制

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

徒曰造士注造者成也言成就其才德也

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惟所誘

致如玉之在璞

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

抵擲則瓦石追琢則

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闕則污泥疏濬則川沼是以書籍

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雋

蔡琰與周俊書吳平聖王之老

成明時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

左傳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注二叔謂夏殷叔世

疏云國衰為叔世

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

雄才御宇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

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

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育養獎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

故曰人皆含靈惟其誘致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

不羈之材前漢班彪王命論高祖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趨時

如響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諫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

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

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漢武好英風

眾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前漢書公孫宏傳贊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

故其時富懷詭立名之士前漢書公孫宏傳贊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

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太息羣臣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

於芻牧宏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磧出於降虜

十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  
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  
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宏羊奉  
使則張騫蘓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  
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  
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良核實之能

前漢循吏傳孝宣由仄陋而登至尊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拜刺史守相輒親見

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  
應必知其所以然漢世良吏于是為盛稱中興焉 迨

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疎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

嬖戚擅朝權

前漢佞幸傳贊哀平之際主疾無嗣美臣為輔鼎足不強棟幹微撓一朝帝崩姦臣

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  
便嬖所任非仁賢也後漢黨錮傳桓靈之間主荒政謬  
國命委於閹寺士君子羞與為伍謹按是知人之才性  
近習嬖戚如董賢王莽十常寺之類

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  
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  
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  
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式乖方五也取舍  
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謬非嘉  
量不平輕重相欺非懸衡不定

前漢律歷志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

也以穀秬黍守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  
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注  
師古曰嘉善也又衡權者衡平也權  
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

則主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

忠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

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唐書百官志太府寺掌財貨廩藏買

易凡四方貢賦百官俸秩謹其出納通典太假使財用

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

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

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準量宰

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疎忌

則擬議雖當而罕愈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

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通鑑初至德以來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

賞故官爵不能無濫及求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  
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于門大者出于載縉小  
者出于卓英倩等皆如所欲而去及常袞為相革其弊  
杜絕僥幸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  
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  
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道夫與

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徇喜

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阻

執事而擁羣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

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縮衣毋以小謀敗大作

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

天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



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  
 君子以愛才為心小人以傷善為利愛而引之則近黨  
 傷而阻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覈而  
 縣信是以大道每隳于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啟  
 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  
 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閒劇之別

通典  
煬帝

以大興長安河南洛陽四縣令並增正五品  
 諸縣皆以所管閒劇及衝要之處以為等級名稱有虛

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

乎制法以司契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故有德  
 契無德司職林希逸云左契如今之

合同文字一人得左一人得右有擇人而秉鈞制之不  
德者則司主此契而無求索之心  
得厥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  
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  
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  
麤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  
股肱惰哉庶事隳哉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  
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命  
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  
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於再至於三

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

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左傳子產曰等差不

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珠

不能無類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梁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淮南子夫夏

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尹文子魏田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父有耕于野

者得玉徑尺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賀曰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

曰此無價以當之五觀矧伊有情寧免愆吝仲尼至聖也城之都僅可一觀

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為言顏子殆庶也尚稱不遠而

復無祇悔為美况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

不以瑕類而不珍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故元元之教

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老子棄人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物文宣

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鈞而致嫌故能成九

合之功史記管晏列傳管仲既用任政于齊齊桓秦穆

不以一眚而掩德左傳晉敗秦師于穀秦伯素服郊次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

吾不以一故能復九敗之辱謹按左傳傳三十二年晉

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三年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

濟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無九敗之事楊慎丹鉛錄曰

古人言數之多止于九公羊傳云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

趙鵬飛云葵邱之會惟六國鹹牡邱皆七國會准八國

寧有九國乎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紀云  
 叛者九起云爾又逸周書云左儒九諫於王孫武子善  
 改者動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楚辭九歌  
 乃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強合九辯二章為一章以  
 為九數非也竊意九敗亦當作此解猶言屢敗耳不必泥  
 前史序項籍之失天下曰

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前漢酈食其傳注師古曰言項羽吝

會賞而念舊惡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之過終身不

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

夫登進以懋庸通鑑本注懋勉也庸功也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

如循環史記高祖紀贊三王之道若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

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

發漢董扶慙 褒秋毫  
之善貶織芥之惡

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

者警飭以恪居

通鑑本注恪居謂恪居官次也

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

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

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未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

人皆求宦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勵行聚學

樹官非數十年閒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

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

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

禮記故君子約言

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

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

則民不服然則舉錯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兩

訥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前漢張釋之傳

喋利口捷給哉注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慳可者未

必忠故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

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

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

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

同之趣是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

經解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

通鑑本注由與猶同揣初委翻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乖方

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

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

以巧梓順輪楠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

故駑驥無失性物旣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

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難不其然乎

夫惟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爲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



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  
 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  
 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  
 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盛唐虞  
 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  
 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伯益以  
 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

穀數五教序

五刑

馬融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史記五

以墨劓截鼻也

剕刑足也宮淫刑也

禮樂興和蠻夷率

男子制勢女人幽閉也大辟死刑也

禮樂興和蠻夷率

禮樂興和蠻夷率

服泊鳥獸魚鼈亦罔不寧

帝王世紀禹為司空功被天下棄為后稷播時百穀契為

司徒敬敷五教皋繇為上

典刑惟明極為共工莫不致

力益為朕虞庶物繁植伯

夷為秩宗三禮不闕夔為樂

正神人以和龍為納言出

內惟允於是俊又在官羣后

德讓百僚師師以五采章

施於五色為服以六律五聲

入音協次用之和蒸民乃

蓋由舉得其人任得其所鑒

荇萬邦作乂庶績咸熙

擇付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

之囚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

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

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為能而

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

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  
 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  
 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  
 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

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

莊子桓公讀書于堂上  
 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

鑿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為何言耶公曰聖人之  
 言也曰然則君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注魄本作粕  
 已漉也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樸官號未多  
 糟也

但別賢愚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效不計事於尺  
 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

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通鑑

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黜陟行于九年之後

非賒發也俗淳事簡在位者各思盡其職不為奸欺就

有不稱者一考而未黜冀其能自盡也其不能盡者才

力有所不逮耳再考不稱而猶未黜謂才有短長臨事

有過誤前考已稱其職而今考不稱者必過誤也前考

不稱而今考能稱其職者能自勉也三考皆不稱則其

人信不可用矣于是乎黜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

之此唐虞忠厚之至也

于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前漢

百官公卿表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判

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

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前漢百官公卿表郡守秦

員十三人郡守秩二千石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刺

史高第者即遷為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為九卿通典

漢以

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  
宗正大司農少府謂之九寺大卿

從九卿即遷為亞

相相國

前漢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又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

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通典故事選郡守相高第為御史大夫

任職者為丞相

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

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

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

通典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

都督都護府之外以近畿之州為四輔其餘為六雄十望十繁及上中下之差縣有赤畿望繁上中下六等之

差同謂省郎即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

通典尚書

六曹吏部兵部為前行戶刑為中行禮工為後行又郎官諸之尚書郎漢置四人分掌尚書事初上臺稱守尚

書郎中滿歲稱尚書郎三歲稱侍郎隋開皇三年又各置員外郎一人員外郎其置自此始煬帝改諸司侍郎但曰郎唐改隋諸司郎為郎中每曹又復置員外郎並稱郎唐書百官志郎中從五品上員外郎從六品上並稱

諫官則有諫議大夫唐書百官志門下省左諫議大夫四人正四品下中書省右諫議大夫

夫四人通典諫議大夫掌議無常員多至數十人屬郎中令至漢武帝元狩五年始更置之後漢增諫大夫為

諫議大夫隋置七人屬門下省唐屬門下後又屬中書補闕拾遺唐書百官志門

人從四品上左拾遺六人從八品上掌供奉諷諫中書省右補闕六人右拾遺六人掌如門下省通典武后垂

拱中置補闕拾遺二官以掌供奉諷諫天授三年舉人無賢愚咸加擢用高者試鳳閣侍郎給事中次或試員

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當時頗為三等之別洎三等之別洎

諫臺寺唐書百官志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各統其屬以分職定位通典分注龍朔

諫臺寺唐書百官志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各統其屬以分職定位通典分注龍朔

三年改尚書省爲中臺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  
咸亨元年改尚書省爲文昌臺門下省爲臺臺中書省  
爲鳳閣御史臺爲肅政臺其後官俱復舊惟御史臺稱  
臺寺者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  
九寺也 率類於斯悉有常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

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僚每嗟於白首  
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  
已也至於鯀陞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  
代設有如鯀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  
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爲稽古之方  
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

韓詩外傳夫知惡往古之所  
以危亡而不襲蹈其所以安

存者則無以異乎却  
行而求逮于前人  
頃者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唐書

本傳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  
調吏員稽壅則案牘叢淆偽冒蒙直吏緣以為姦廢置

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贄乃請以  
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檢杞吏姦天下便之陛

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唐書后妃傳代宗  
睿真皇后沈氏吳

與人生德宗后父易會作秘書少監唐書百官志秘書  
直德宗即位贈太師

品上通典秘書監掌經籍圖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  
書監國史領著作太史二局

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歷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唐書  
百官

志禮部其屬有四一曰禮部二曰祠部通典魏尚書有  
祠部郎歷代皆有主禮制龍朔二年為司禋大夫掌祠

祀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十各經六考通典注一陛下之  
祝醫藥等及僧尼簿籍歲為一考

卷之三十八



意頗為宜然以臣蠢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

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況於舊例之中自有舛駁之

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唐書元載傳載

智畧開果久得君以為文武才畧莫已若外委主書傳英倩李待榮內劫婦言縱諸子關通貨賄京師要司及

方面皆擠遣忠良進貪猥凡仕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

轉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務優游百事凝滯唐書食貨志中官魚

朝恩恃恩擅權代宗與宰相日夜圖之及朝恩誅帝復與載貳君臣猜間不協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

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通鑑

載所擬官多非法恐為有司所駁奏凡別勅除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簡勘上亦從之然亦厭其所

爲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爲心腹漸收載權至使彝倫闕叙庶位多淹是皆

可懲曷足爲法夫覈才馭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  
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  
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  
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  
參酌古今此爲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  
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  
官緝熙帝載匪惟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  
閒劇之殊而俱不可曠闕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

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注節者歌詩

以為發矢之度也一終為一節騶虞官虞惟經邦贊國

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以及三公

不必備惟其人禮記文王世子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

使能也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議者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

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

陛下或言其已有次第湏且借畱或謂其未著功勞何

用數改是乃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

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易譬困于株木注

沉滯牢困居无所

安論衡遵禮附繩修身守節在下不汲汲故有沉滯之節人之從宦積小成高至於

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修計

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

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

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有

卒者其惟聖人降及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礪之心

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

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爲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

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前漢枚乘傳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

卷之三十一

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注鄭氏曰石百二十斤師古曰自言小小至於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度音徒各反莅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爲姦吏所持或坐深文

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爲法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協衍典謨

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日留缺員湏補者復曰官不必  
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  
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  
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  
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乂之功未光當代良以  
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  
器曷副天心故雖暫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  
斯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  
於進用爲情故以梗於除授爲精詳

通典注六品以下  
吏部注擬謂之旨

授五品以上  
則皆勅除  
以避謗為奉公之誠以摘瑕為選士之要

乃至稱毀紛揉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摭聖德廣

網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取陰詐以是眩惑目無全人

進用之意轉疑汲引之塗漸隘

宋書孝義傳序軌訓之理未宏汲引之塗多闕

綱目集覽引薦也如井中汲水引之而升也

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

罕升故令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礪浸微高

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亟黷

宸宸

明堂位天子負斧宸南鄉而立注宸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櫛之閒櫛為斧文亦曰

斧昧識不足以周物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

轉積妨賢之罪慙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諉刺  
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干  
何所爲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兼迫於感恩願效  
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  
謹奏